

追念 王志望學兄

萬長炎

一九七〇年夏天，在美京華盛頓交大留美同學會開會時，是我同志望學兄卅二年後第一次此見面，在那個時候他講到全家要作全世界週遊，所以，今年從丁普生學兄來信聽到志望兄已去世一年，非常震驚，回想我們在上海交大的行動，有兩件事，在我的記憶中最凸出，民國廿四年，我們全是初級生，常常一同踢小球的有熊琳、李永熹、鄭衍杲、李維楨、糜若虛，同董鐵寶，志望學兄是一個好身手的體育員。

那時候從北方到上海交大讀書的不太多，很多教授用上海話講演，有時也很難懂的，所

以，我找出來幾位說國語的同學（徐仁傑、黃子長、宗九齡、湯心豫、王雅文、志望兄）對教授送一張緊急要求，所有講演一定不要用上海話，只能用國語或英語，所有的教授（連陳石英）全贊成了，雖然志望兄是從無錫來的，可是他知道用國語講演是很要緊的，這種合群精神很值得褒讚。

民國廿六年我們分科以後，因為抗戰時間很難彼此交往，所以一直等了卅二年後再見面，真是光陰如箭，不料志望兄突然逝世，實為工程學上的大損失。

卅載不見 一面竟成永訣

敬悼 王志望學長

趙佩之

去年八月見中央日報海外版所刊志望兄的訃聞，大為震驚。當時簡直不能置信，因為，志望兄嫂甫於六月底時來舍間小聚，當日談笑聲色，歷歷均在目前。事隔僅逾月，怎能有此慘事發生？後來此間校友蘇紹禮兄一家由波士頓度假歸來，證實此惡耗。三十年未見，一面竟成永訣，每一念及，悲感交集，不能忘懷。

志望兄與我同於民國二十四年夏考入上海母校，他攻機械，我讀電機。一二年級時同住新中院上院，時常見面。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母校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臨時校址，學生散住各處，與志望兄會談機會漸少。兩年後畢業，各奔前程，志望兄去成都進入空軍機校高級班，我則赴昆明中央機器廠，此後三十一年，兩人完全失去聯絡。

我自卅七年秋來美，一直在伊利諾州立大學執教

，初來時母校校友有二十餘人，後來逐漸分散，至今連我在內僅四人，同級校友則更少遇見。

去夏六月中旬，乘赴麻省康橋開會之便，偕內子及小女探訪東部親友，小兒在伊大暑假就讀，未隨行。廿五日倦遊歸來，小兒告知有一王君，自稱爲我交大同校，臨舍訪問。所留『王治』中英文姓名，我看了好久，不能追憶『王治』乃何許人？二十七日志望兄嫂再來安把那，參加交大校友下一代的婚禮。是晨十時許，聞有人按門鈴，啓門一看，原來是志望兄！他畢業後易名治，但我不知，怪不得索盡枯腸，亦無法得知其人！這許多年不通消息，海外相見，高興萬分，等不及坐下就大談起來。他豐彩依舊，精神極佳。啓文嫂謙虛隨和，與內子一見如故，女公子學英活潑可愛，對於幼弟招呼備至，小公子學理彬彬有禮，令我等不勝仰慕之至。內人因剛自遠行歸來，倉